



能承受之重”，剪辑台上，众人常有争辩。最后，为了控制时长，若干精彩的段落，就只能被忍痛割爱了。不过，考虑到每个采访到的嘉宾的谈论，都不啻文学史浓墨重彩的篇章，团队也在考虑，将来是否另出别册，供喜爱的读者含英咀华。

第三就是疫情的干扰了。沈玮笑道，客观条件允许的话，希望片子能在年内公映。

水月虽美，其韵难挽，何以掬水捉月，考验功力与诚心。在克服了一切障碍后，纪录片掬水捉月的功力与诚心，见于每一处倾情雕琢的细节。这是一个“集体强迫症”的剧组，可以为了让吟诵的停顿、气息“纤毫毕现”，在寒冷的冬天，把住在天津的“主演”挪到北京的录影棚，录了整整一天，以期不负电影区别于电视的高规格。高龄“主演”本人呢，乐于满足这种有追求

的不情之请，也很有主张，在打印好的诗稿里挑挑拣拣，选自自个儿欢喜的念。看诗稿的时候，更习惯性地，拿过一支笔就圈圈画画做批阅，上下要对齐，标点要准确，分阙要清爽。海报上那件水光月色的旗袍，是书法家谢琰太太施淑仪的私藏，原系叶嘉莹离开加拿大时赠予施女士的小礼物。导演一看，极是欣赏，居然就对着这件旗袍，整整拍了大半天，拍它被光线照射的样子，拍它被风吹动的样子……电影的成品大概做完后，叶嘉莹再“较真”地看过一遍，有些字幕上的差池，比如某某人名有误，某某诗句流传两种写法，她个人更倾向于哪一种，都一一指出，务求完美。

沈玮对记者说，参与《掬水月在手》的创作，对自己也是一种提升。“我们尽力了，就是要留下一段纪录，给未来的人看。”

上图：这是一个“集体强迫症”的剧组，可以为了让吟诵的停顿、气息“纤毫毕现”，在寒冷的冬天，把住在天津的“主演”挪到北京的录影棚，录了整整一天。

诗词 | 天涯相思

诗三百，思无邪。楚地辞，烂漫彩。汉魏六朝乐府歌，唐宋吟声今犹在。

就像沈玮说的，《掬水月在手》的确留下了一段纪录。而电影没有拍到的，只要我们记忆里“诗书中华”的音容不改，未来的人，总会看到。

碑林，大佛，文物，古迹，故城，乡土；画面之外，则是亘古传下、流变若幻的诗歌。跋山涉水，时间、空间、文化、情感，终于达成了一种默契的兑换。中国的地图上，浮现了古典诗词的历史，这是带着磁力的、缠绵刻骨的魔咒，只要你仍有源自内心的认同，那么，无论你走到多远，你的宿命，是归来。

这也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，是最骄傲的、最值得对外输出的辉